

灣生・血液・日本人*

——論小林井津志作品中的台灣追尋與身分認同

蕭亦翔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小林井津志（こばやし いつし，1917.09.20-2005.07），本名小林一之，日本新潟出生，兩歲隨著母親赴台，1936年自臺南師範學校畢業，而後任職於高雄州恆春第二公學校、大宮公學校、大樹國民學校，並為《文藝臺灣》、《臺灣文藝》同人，是一位廣義的「灣生」作家。身為一位作家，小林井津志在日治時期作品並不算是豐碩，僅有小說四篇與數篇隨筆。但在引揚後，小林井津志回到石川縣小松市，持續地從事教職以及創作，成為了一名地方作家。在這樣多重地域／國家的轉換歷程之下，使得無論是戰前或戰後，小林井津志的小說作品多是以「台灣」為背景，並探討自我認同為其中心。

職是之故，本文欲以小林井津志的戰後小說作為研究對象。首先，梳理他1917年自新潟出生，至2005年逝世於日本石川縣的一生，補足當前學界少有討論的作家生平。接著以小林井津志發表於同人雜誌《北国文化》、《青》上的作品，如〈日本人（じっぶんらん）〉、〈二つの血〉，探討引揚後的小林，如何思索自身搖擺於台灣與日本之間的身分以及認同問題；最後，深入討論1989年

* 本文曾經發表於「文學百態：Lán來寫台灣——第二十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2023.10.27-28）。承蒙本刊審查委員提供之寶貴建議，使得本文論述更臻完善。謹此致謝。另本文於撰寫與資料找尋確認上，受到以下單位協助：小松市立図書館、小松市東陵小学校、石川県立図書館、北國新聞社、金沢市立玉川図書館、秋田県立図書館、國立台南大學。以及小林一之長子吉屋高志先生不吝提供相關生平資料，於此特別致謝。最後，本文譯文除特別徵引出處者，其餘皆為筆者自譯。

小林井津志獲得第 6 回さきがけ文学賞的作品〈天女〉。此作品為小林一生中所獲得的最大文學獎項肯定，一定程度上也代表著小林一生思想的總和。

最終，本文期望以小林井津志為例，藉由一位灣生作家對於「身分認同」的思索，探討「灣生」此種特殊身分，於戰前與戰後夾雜於日本、台灣間的曖昧與矛盾。並將小林井津志放入「台灣——日本」引揚文學的脈絡之中，期望拓展灣生、引揚文學領域，並加深加廣台灣文學的面貌。

關鍵詞：小林井津志（小林一之）、灣生、引揚文學、身分認同



Wansei, Blood, Japanese:

The Exploration of Taiwan and Identity in the Works of Itsushi Kobayashi

Hsiao Yi-Hsiang

Ph.D. Candid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tsushi Kobayashi (小林井津志, September 20, 1917 – July 2005), né Kazuyuki Kobayashi (小林一之), was born in Niigata, Japan, and moved to Taiwan with his mother at the age of two. He graduated from Tainan Normal School in 1936 and subsequently taught at Kousyun Second Public School, Omiya Public School, and Taijyu Elementary School in Takao. He was a member of the literary magazines *Bungeitaiwan* (文藝臺灣) and *Taiwanbungei* (臺灣文藝), and identified as a Wansei writer in the broad sense. As a writer, Kobayashi was not considered prolific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having produced only four novels and several essays. However, after repatriation, Kobayashi returned to Komatsu-shi, Ishikawa-ken, where he resumed teaching and creative writing, becoming a local author. The multiple transitions between regions and countries in his life led to his pre- and post-war novels often being set in Taiwan and centering around the exploration of self-ident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Kobayashi's post-war novels. First, it outlines his life, from his birth in Niigata in 1917 to his death in Ishikawa-ken, Japan, in 2005, supplementing the current academic discourse which seldom discusses the details of his biography. Next, it examines Kobayashi's works in the fanzines *Hokkoku Bunka* (北国文化) and *Ao* (青), such as “Japanese Jipunran” (日本人, じっぷんらん) and “Two Kinds of Blood” (二つの血),

exploring how Kobayashi contemplated his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to both Taiwan and Japan after repatriation. Finally, it discusses in depth Kobayashi's 1989 work "Tennyō" (天女), which earned him the 6th Sakigake Literature Prize, the highest literary accolade of his lifetime. To a certain extent, "Tennyō" encapsulates the entirety of his thoughts throughout his life.

Finally, this article aims to use Kobayashi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unique identity of Wansei writers, specifically through their reflections on "self-identity" By examining the ambigu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of this special identity—caught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pre- and post-war—the study places Kobayashi within the context of "Taiwan-Japan" Hikiage (lit. "repatriation") literature, with the goals of expanding the profile of Wansei and Hikiage literature, and deepening and broadening the landscap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Itsushi Kobayashi (Kazuyuki Kobayashi), Wansei, Hikiage Literature, Self-identity



灣生・血液・日本人

——論小林井津志作品中的台灣追尋與身分認同

一、前言

我閉上眼睛所想到的是台灣的綠與光，闔上耳朵深處所聽到的是無法忘記台灣的聲響。於此，被我的心所過濾過回憶，比實際上更加美麗也是事實。但對我而言，這也沒有辦法。

——小林井津志，〈灣生〉¹

小林井津志（こばやし いつし，1917.09.20-2005.07），本名小林一之，日本新潟出生，兩歲隨著母親赴台，1936年自臺南師範學校畢業，而後任職於高雄州恆春第二公學校、大宮公學校、大樹國民學校，並為《文藝臺灣》、《臺灣文藝》同人，是一位廣義的「灣生」作家。²身為一位作家，小林井津志在日治時期作品並不算是豐碩，小說僅有四篇及數篇隨筆。目前受到學界較多關注的是，刊載於《臺灣文藝》1卷5號（1944.11）的〈蓖麻は伸びる〉。³

此篇發表於1944年的小說，以太平洋戰爭時用以製造飛機潤滑油「蓖麻」為主軸，小說中提及一位本島人父親與日本人母親「混血」的青年育夫，由於父親為本島人、母親內地人，因此「內台混血」的育夫煩惱著如何超越「血液」上

1 小林井津志，〈灣生〉，《北国文化》13號（第3次3號）（1961.07），頁2-3。

2 小林井津志戰後自述，所謂灣生是指「在台灣出生」，廣義上而言，則是在「開始懂事便於台灣成長」，並以「灣生」自稱。於此定義與一般對於灣生的認知並無二致。同註1，頁2-3。

3 小林井津志，〈蓖麻は伸びる〉，《臺灣文藝》1卷5號（1944.11），頁64-81。

的限制，成為一位日本人。此時，育夫看見南部的小孩已經盡心為「皇國」奉獻，努力種植著蓖麻。因而想到解決此問題之方式，便是自身也加入奉公之列，小說最後提到：「內地人及本島人也對同樣的事感到快樂，對同樣的事感到悲傷……若是這樣，內地人和本島人間已經沒有惱人的區別了」，⁴並以臺灣總督府實施本島人徵兵制作為小說結尾。

星名宏修認為〈蓖麻は伸びる〉體現了作者在「本島人」與「皇民作家」的苦惱上，「天真地相信」超越血液成為日本人是不需要藉口的，只需要投入大東亞戰爭即可；⁵朱惠足則認為文本顯示了「日本民族」的優越性，藉以收編大日本帝國內其他不同的民族。而小說的蓖麻「所象徵的戰爭機器鍛造與軍國主義思想」，藉此克服自身血緣，而成為了「皇軍」。⁶在上述兩篇論文中，皆以「血液」、「皇民」作為主軸，將此小說放置於皇民文學的脈絡下進行解讀。本文並不否定上述研究者對於該篇小說的詮釋。然而，若仔細地探究小林井津志的生平，可以發現的是，〈蓖麻は伸びる〉對於「血液」、「身分」的討論，其實亦是身為廣義「灣生」的小林，對於自己身分認同的思考。因此如果單純將〈蓖麻は伸びる〉放入 1944 年的時代脈絡中，或許可以對於該文本作出一部分的詮釋。但是本文以為，小林井津志自身對於「血液」、「認同」等思索，亦是對於該文本重要的詮釋關鍵。

職是之故，本文欲以小林井津志的戰後小說作為討論中心，藉此探討灣生作家在戰後對於自身「故鄉」——台灣的追尋以及自我認同。於第一節之中，將藉由一手史料詳細地梳理小林井津志自 1917 出生於新潟到 2005 年逝世於日本石川的一生。探討目前學界少有人討論的作家生平，並一方面作為作家論的基礎研

4 小說中譯節錄自星名宏修著，莫素微譯，〈「血液」的政治學：閱讀台灣「皇民化時期文學」〉，黃美娥編，《世界中的台灣文學》台灣史論叢·文學篇（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12），頁 192。

5 同註 4，頁 190-193。

6 朱惠足，〈性別化的國族「血統」想像：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台日混血兒〉，《帝國下的權力與親密：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種族關係》（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7.08），頁 240-246。

究，另一方面也能依循其人生經歷，與作品的主軸進行相互對照。⁷ 第二節以小林井津志於同人雜誌《北国文化》、《青》上發表的作品，如〈日本人（じっぶんらん）〉、〈二つの血〉為討論中心。⁸ 探討小說文本中小林井津志的台灣書寫，並且回顧 1940 年代小林井津志的作品，用以比較小林在思索「身分」議題上的轉變；最後，將討論 1989 年小林井津志獲得第 6 回さきがけ文学賞的作品〈天女〉，⁹ 此作品為小林一生中所獲得的最大文藝獎項，也是目前可見最後一篇的小說作品。因此末節將以晚年的作品作結，探討晚年小林井津志對於故鄉台灣思想之轉變。

本文期望從一手資料出發，藉由一位灣生作家對於「身分認同」的思索，探討「灣生」此種特殊身分，於戰前與戰後夾雜於日本、台灣間的曖昧與矛盾。並將小林井津志放入「台灣——日本」引揚文學的脈絡之中，期望拓展灣生、引揚文學領域，並加深加廣台灣文學的面貌。

一、「灣生」的人生旅途——小林井津志生平考證

小林井津志 1917 年出生於日本新潟，¹⁰ 兩歲時與母親兩人單獨來到台灣。在台灣，母親將小林井津志安置於台北叔母的家中，隻身一人出去工作。而後從叔母口中得知母親再婚的消息。對此小林十分震驚，想著：「為什麼一句話都沒有跟我說就再婚了呢？我這樣憎恨著母親。藉由再婚這個時間點，我認為到此為止

7 當前對於小林較為完整的生平探討，僅見於筆者，〈文學報國的時代——戰爭動員體制下的台日作家辻小說〉（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頁 48。

8 小林井津志，〈華麗の島〉，《北國新聞》，1958.01.08-10，3 版；小林井津志，〈日本人（じっぶんらん）〉，《北国文化》11 號（第 3 次復刊號）（1960.12），頁 40-70；小林井津志，〈二つの血〉，《青》創刊號（1969.11），頁 1-36。

9 小林井津志，〈天女〉，《秋田魁新報》，1989.11.05-12.07，共連載 27 回。

10 筆者曾提及：「山本新司於《大阪近代文學事典》中說明為大阪中之島出生。《新修小松市史》資料篇 7・文芸中則是寫為石川縣小松市出生。於戰後教育雜誌《望星》的專訪中，則是寫『台灣出生、台灣成長』。未確定何者正確。」而經由筆者確認小林於臺南師範學校之學籍資料中，出生地為日本大阪天王寺北河堀町，然經吉屋高志先生告知，小林一之確認於新潟出生。見筆者，〈文學報國的時代——戰爭動員體制下的台日作家辻小說〉，頁 48。

的母親已經消失不見。因此更加關愛著在此之前的母親，逐漸將她美化了。」¹¹ 此事對於年幼的小林打擊甚大，也讓「母親」成為小林過往寫作的重要母題之一。與小林母親再婚者為宮川貢，宮川本籍石川縣能美市，擁有「小學校本科正教員」、「公學校教諭」之教師免許（教師證），¹² 曾任臺南廳鳳山公學校雇員，1920年升任臺南廳港仔墘公學校校長，此後任高雄州多處公學校與小學校校長。

母親再婚後，小林在母親以及繼父新組成的家庭下成長，也從台北移居到宮川貢主要任職的高雄州。在母親再婚之後，小林一之作為「繼子（連れ子）」進入宮川家。然而卻因為身為繼子而受到宮川家的其他孩子欺負，這樣的經驗成為了小林文學創作的原點。1927年，小林井津志畢業於小港小學校，而後進入鳳山尋常高等小學校就讀。在《兒童文集：御大典紀念》這本收錄各學校優秀作文、紀念日本天皇登基的文集中，有小林一之的作文〈夕暮〉。¹³ 另外，《台灣之產業組合》中，小林也於專欄「小國民の叫び」刊載了一篇〈產業組合に就て〉。¹⁴ 雖然兩篇都並非真正的文學作品，但卻展示了小林的文學的天賦。

1930年，小林井津志自鳳山尋常高等小學校二年級畢業，進入臺南師範學校公學師範部就讀，入住臺南師範學校宿舍，同班同學有日後成為畫家的石山定俊。¹⁵ 經過了五個學年加上一年演習科的修讀，1936年順利於臺南師範學校畢業，

11 〈詳細に台北描写 記憶の中の母親像追う〉，《秋田魁新報》，1989.10.24，9版。

12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教員免許狀授與」（1917.11.30），〈大正6年11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437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21437a002；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教員免許狀授與」（1925.01.28），〈大正14年1月臺灣總督府報第3434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23434a009（來源：<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Archive>，檢索日期：2023.11.25）。以上二筆資料皆引自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下述引文資料引自該查詢系統，不再贅述來源網址。

13 小林一之，〈夕暮〉，安山圭三發行，《兒童文集：御大典紀念》（台北：臺灣教育會，1929.11），頁105-106。

14 小林一之，〈產業組合に就て〉，《台灣之產業組合》（時間未詳），頁338。依照小林一之姓名旁紀錄「鳳山小高 二 小林一之」判斷，應為1930年的雜誌。

15 小林一之（昭和11年），〈学寮生活寸描〉，台南師範同窓会校史編集委員会編，《ああわが母校台南師範 台湾總督府台南師範學校史》（日本川越：台南師範學校同窓会，1980.09），頁460-462；〈卒業生名簿〉，《ああわが母校台南師範 台湾總督府台南師範學校史》，頁572-573。石山定俊（1916-1994）生平可見，吳姿儀，〈未完成的肖像畫——探析陳澄波以嘉義為中心的人際網絡與藝文交流〉（新竹：清華

並且取得小學校本科正教員的教師證，¹⁶ 進入高雄州恆春第二公學校任教。後續任教於大宮公學校（1937-1939年）、大樹公學校／大樹國民學校（1940-1944年）、鳳山西國民學校（1945年）¹⁷。任職期間，以謄寫版（ガリ版）的方式，出版學級通信《南の児》、《川辺の子》。¹⁸ 也曾經在大樹公學校創立青年劇團，巡迴原住民部落演出，並於高雄州青年劇競賽中得獎。¹⁹ 1943年，小林跟屏東高等女學校畢業生、任教於大宮國民學校的永野シトエ於鳳山神社成婚。²⁰

文學方面，小林井津志在1941年5月加入了以西川滿為首的「臺灣文藝家協會」²¹，從1941年《文藝臺灣》的同人名單中，可見小林一之的所在地，正是其任教「高雄州大樹國民學校」的「大樹」，²² 而後作為其南部同人活躍著。

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頁45。卒年資料見台南師範學校同窓會編，〈昭和11年3月16日演習科（普）卒業〉，《台南師範學校同窓會會員名簿》第14号（日本川越：台南師範學校同窓會，1999.02），頁34。

- 16 「教員免許狀授與」（1936.05.22），〈昭和11年5月臺灣總督府報第2690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2690a012。「卒業證書授與（台北二師、台南師範、台北一師、台中師範）」（1936.04.07），〈昭和11年4月臺灣總督府報第2652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2652a013。
- 17 查閱《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可見1944年之前小林一之任教學校，而根據小林戰後的自述，自己最後任教的學校為「鳳山西國民學校」，因此可知1944年之後，小林從大樹國民學校轉任鳳山西國民學校。見小林井津志，〈華麗の島 里帰りの記〉7，《一人静》493号（1983.04.16），無頁碼。
- 18 小林一之，〈なぜ学級通信を出すのか〉，《望星》4卷8期（1973.09），頁114-115。謄寫版（ガリ版），或稱為「油印」，為一種印刷方式，方式為於「原紙／蠟紙」上使用鐵筆刻出需要印製之圖案與文字，刻印之處油墨便可透過去。後將「原紙／蠟紙」放入謄寫機中，刷上油墨，即可反覆印製。小林一之所提及台灣時期的學級通信，筆者目前未見。
- 19 小林一之，〈【あの学校は、今】高雄県立大樹国民小学（旧大樹公学校）〉，《南師同窓会会報》31號（1986.05），頁10-11。
- 20 永野シトエ／小林シトエ（1922.03.30-？），畢業於屏東高等女學校，後任教於海豐公學校、大宮國民學校以及大樹國民學校。1943年與小林一之結婚後，改夫姓為小林シトエ。戰後與小林一之一同引揚回到石川縣小松市，作為一位歌人、隨筆家活躍於小松文壇，曾獲小松文藝賞隨筆部門、第二回森山啟文學獎短歌部門等獎項。相關生平見：小林井津志，〈38周を終えた二人三脚〉，《一人静》291号（1981.03.28），無頁碼；小林井津志，〈華麗の島 里帰りの記〉8，《一人静》495号（1983.04.23），無頁碼；小松地方文芸コレクション推進協議會編，《一近代100年—小松地方における文芸活動（抄）》（日本小松市：小松地方文芸コレクション推進協議會，1991.11），頁11。
- 21 〈社報〉，《文藝臺灣》2卷2號（1941.05），頁65。
- 22 〈文藝臺灣同人〉，《文藝臺灣》2卷4號（1941.07），無頁碼。

1943年11月，小林特地北上參與了當時全島的文學盛事「臺灣決戰文學會議」，並針對地方文化發表相關言論。小林井津志認為：不僅僅是中央，於地方上也需要設立國語相關指導機關，才能夠讓國語普及於台灣的每個角落。²³也由於此次會議，濱田隼雄與小林相識，而後濱田將小林的短篇小說〈竹筏渡し〉收錄於其所編選的小說集《萩》當中。²⁴

綜觀日治時期的小林井津志創作類型大約可以分為中短篇小說、辻小說以及隨筆三個種類。首先，中短篇小說除了上述的〈竹筏渡し〉，於《文藝臺灣》4卷4號(1942.07)發表的〈石男〉²⁵為小林的第一篇小說作品。另有、〈弟の四郎〉以及〈菫麻は伸びる〉；相較於上述作品，小林井津志也創作了兩篇在戰時體制下誕生特殊的極短篇「辻小說」²⁶；在〈鷄肋——自分の作品に取り上げたき事柄又は場所について〉一則類似明信片問答的專欄中，小林井津志也揭示了自己對於振興與提攜地方文化的願景，他提及：

由於自己從事教育的關係，我希望撰寫表現出台灣孩子姿態的作品。描寫內地的孩子以及朝鮮的孩子的作品已經有相當的數量，但描寫台灣孩子的作品卻是不怎麼見到。對於撰寫這類作品，我有著很好的條件。

我要用認真的態度寫出天天在皇民化訓練下孩子們坦然的步伐與真實的姿態，不是基於對其的興趣，而是認真的心情。²⁷

可見身為教師的小林井津志，將自己生活對於孩童的觀察，寫入作品當中。而這

23 小林一之，〈地方文化の指導機關〉，《文藝臺灣》終刊號(1944.01)，頁51-52，中譯本見自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台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頁433。

24 濱田隼雄編，〈あとがき〉，《萩》(台北：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1944.11)，無頁碼。

25 小林井津志，〈石男〉，《文藝臺灣》4卷4號(1942.07)，頁65-75。

26 辻小說相關介紹可見筆者，〈文學報國的時代——戰爭動員體制下的台日作家辻小說〉。

27 小林井津志，〈鷄肋——自分の作品に取り上げたき事柄又は場所について〉，《文藝臺灣》5卷1號(1942.10)，頁34。「我要用認真的態度」起之翻譯引用自星名宏修著，莫素微譯，〈「血液」的政治學：閱讀台灣「皇民化時期文學」〉，黃美娥編，《世界中的台灣文學》，頁190。



圖1 皇民文學塾同人神川清氏來南所拍攝（昭和19年〔1944〕.01.09），前排左起第二人為小林井津志。²⁹

樣的書寫方式與意圖，也讓小林作品趨於「私小說」此種創作形式。²⁸

另從當時《文藝臺灣》同人合影中，也可見小林井津志的身影。

相片中可見當時居於台南、任《文藝臺灣》編輯的葉石濤；任教於台南寶國民學校、為「文藝臺灣社台南支社」負責人的河野慶彥；³⁰中生代詩人、任教於

28 日治時期私小說的討論，可參考陳允元，〈「新體制」下的社會／自我凝視——濱田隼雄〈甘井君的私小說〉的脈絡性閱讀〉，《臺灣文學研究彙刊》15期（2014.02），頁85-122。小林的私小說待後文詳述。

29 圖片引自中島利郎，《日本人作家的系譜——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日本東京：研文出版，2013.03），無頁碼。該書中提及相片中其他人為：後側左起：賴建名、邱春子、陳玉震、葉石濤、北村健二、松島總一郎、河野慶彥；前側左起：長尾和男、小林一之、神川清、大河原光廣。

30 河野慶彥生平見，中島利郎，〈第八章 河野慶彥覚え書き——その経歴と作品〉，《日本人作家的系譜——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頁281-317。中島利郎提及，河野慶彥於寶國民學校退職日一說為1943年12月，另一說為1944年3月，而此張照片拍攝於1944年1月，時間上採中島主要說法1944年3月，因此論述河野為任教於寶國民學校。

台南農業學校的長尾和男；³¹ 以及主要活動範圍為高雄州，任教於圍子國民學校的大河原光廣。此張照片可以說是集結了大部分《文藝臺灣》活躍於南部同人的身影。而小林井津志也身處其中。

總結台灣時期的小林井津志，身為在台日人作家，小林井津志雖然於文學上小有成果，並加入了當時最大、以在台日人為首的創作集團。然而，因身處的高雄州與中心成員距離遙遠，加上並未留下太多作品，因此少有研究者關注。不過就小林井津志有參與「辻小説」此類邀稿作品的刊載，可以判斷小林對於當時的文藝動態有第一手的消息追蹤，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對於臺灣文藝家協會而言，小林井津志雖然不是中心成員，但在南部社群中尚屬活躍。

戰後，小林井津志引揚回到繼父宮川貢的本籍地，位於北陸的石川縣小松市一針町居住，而後久居於 1950 年作為引揚者住宅設立的御宮町，此經驗也讓小林成為 1972 年出版的《御宮町二十周年史》編輯委員之一。³² 在工作方面，引揚初期先擔任了建築公司「江口組」的職員，而後再次投入教職工作。先後任教於小松市立的安宅小學校、上小松小學校、丸內中學校，後則擔任符津小學校校長。1974 年，小松市立東陵小學校創立，小林井津志成為該校創校校長。小林於 1978 年從任教多年的小學校體制退休，後於「準看護學院」擔任講師。³³ 在擔任小松的小學校教師期間，小林井津志延續著在台灣任教的習慣，持續以謄寫版的方式出版學級通信，因而被稱為謄寫版校長（ガリ版校長）、謄寫魔（ガリ魔）。³⁴ 同時在東陵小學校校長任內，主編《教師が心開かれるとき》，內容收錄包含小

31 長尾和男生平可見葉庭坊，〈長尾和男的台灣作品論考〉（台北：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9）。

32 御宮町為引揚者住宅一事，見小林一之編，《御宮町二十周年史》（日本小松市：田端三次，1972.02），頁 178-179。

33 小林井津志教師略歷可見〈第六回さきがけ文学賞決まる〉，《秋田魁新報》，1989.10.24，2 版；〈詳細に台北描写 記憶の中の母親像追う〉，《秋田魁新報》，1989.10.24，9 版。

34 〈ガリ版校長 石川県小松市の小林一之先生〉，《望星》4 卷 8 期（1973.09），頁 7；〈詳細に台北描写 記憶の中の母親像追う〉，《秋田魁新報》，1989.10.24，9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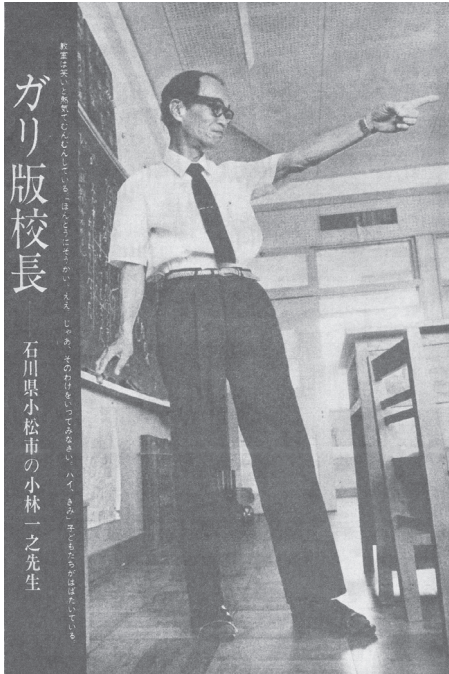


圖2 小松市符津小學校時代的小林一之³⁶

林井津志在內的東陵小學校教師，對於這所新設立學校的教學經驗心得。³⁵

引揚回到小松市之後，小林井津志持續進行文學創作。在1947年起至1956年，小林井津志參加保高德藏主宰的文藝誌《文藝首都》，可見小林投稿了〈華麗島〉、〈灯は消えず〉、〈赤いカーネーション〉、〈花の娘〉等作品，其中除了〈赤いカーネーション〉之外，都是以台灣作為主題。可惜的是，這些投稿《文藝首都》的作品皆未能刊載於紙面上，只能藉由保高德藏的簡短評語，略知小說內容。³⁷

在多次未能刊出作品之後，1955年地方性刊物《小松文芸》的創刊，為小林井津志的文學生涯帶來轉機，此後，小林井津志開始投入石川縣以及小松市的地方文壇中。《小松文芸》第2號中刊登了〈外科病院六号室〉作為其投入地方文壇首件作品，隔年，小林井津志憑藉著於《小松文芸》第3號刊載小說作品〈阿母仔（ああぶうああ）〉，與椎森隆（筆名「吳座音彌」）一同獲得了第一回小松文藝賞。³⁸而後小林持續地在《小松文芸》上發表小說作品，並且多次擔任《小

35 小林一之編，《教師が心開かれるとき》（日本東京：明治図書出版，1976.01）。

36 〈ガリ版校長 石川県小松市の小林一之先生〉，《望星》4卷8期，頁7

37 保高德藏，〈創作選後評〉，《文藝首都》15卷3號（1947.07），頁48；保高德藏，〈推薦作 その他〉，《文藝首都》19卷6號（1951.06），頁67；保高德藏，〈推薦作 その他〉，《文藝首都》19卷12號（1951.12），頁81；保高德藏，〈推薦作 その他〉，《文藝首都》20卷2號（1952.02），頁63。

38 小林井津志，〈私にとって「小松文芸」とは〉，《小松文芸》30號（1982.03），頁138-139。

松文芸》小說部門的審查委員。³⁹ 1956年以及1957年，分別以〈手〉和〈いのちへの祈り〉獲得《北國新聞》新年文藝佳作，1958年終以〈華麗の島〉獲選「準入選作」，將作品刊登於《北國新聞》之上。⁴⁰

而除了《小松文芸》之外，小林井津志也加入北國新聞社文藝部橫山文平編輯的第二次《北国文化》，從1956年發行的第3號開始發表作品。與小松市中央公民會館發行的公家《小松文芸》不同，《北国文化》屬於文藝同人誌。然而《北国文化》在發行第8號（1959.04）之後因故停刊。原本《北国文化》同人尋求新發表管道，出版文藝同人誌《結晶》作為緩衝。⁴¹《結晶》在出版一期之後，小林井津志接下了《北国文化》代表者的重任，《北国文化》復刊，是為第三次《北国文化》。從小林井津志接下主編的位置來看，當時小林應已經是小松地方文壇重要的文學者之一。在小林的推動之下，《北国文化》又持續發行了四期，直至1961年11月第14號後停止發行。1969年，在第三次《北国文化》終刊約莫八年後，原《北国文化》同人希望重新出發，小林井津志等人再次創辦刊物同人刊物《青》，發行了四期，成為短暫的發表園地。⁴²在經歷第二次、第三次《北国文化》以及《結晶》與《青》等雜誌，雖然裡面同人多有延續，但大多屬於「三號雜誌」，在同人參與情況以及現實考量之下，多數無法永久經營。因此，小林井津志主要發表刊物，回到官方發行的《小松文芸》之中。

在1978年，小林井津志從第一線的教育現場退休，除了於《小松文芸》發表作品之外，小林井津志以「井津志書屋」的名義，出版個人刊物《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一人静》是一份十分特殊的刊物，一期僅有兩張A4的篇幅，全數由謄寫版印製。發行時間約莫為一星期2期，一年總計100期。每發行50期後，小林井津志會將50期裝訂成冊，並給予卷名。如第1到50期為「炎の巻」、第

39 〈小松文芸発行状況一覽表〉，《小松文芸》29號（1981.03），無頁碼。

40 森山啟、伊藤武雄，〈新年創作合評〉，《北國新聞》，1956.01.09，4版；森山啟、伊藤武雄，〈新年創作合評〉，《北國新聞》，1957.01.06，7版；小林井津志，〈華麗の島〉，《北國新聞》1958.01.08-10，3版。

41 西，〈編集後記〉，《結晶》創刊號（1960.05），版權頁。

42 百合子，〈編集後記〉，《青》創刊號（1969.11），版權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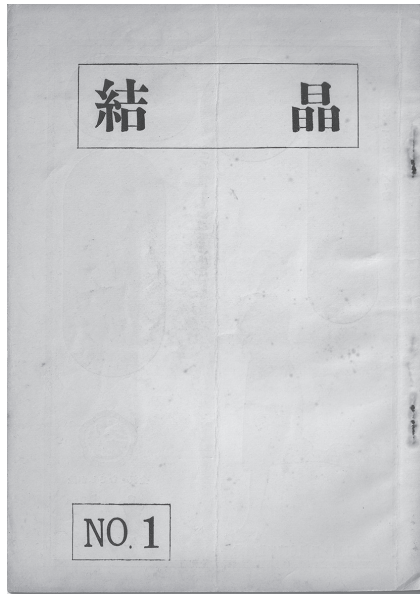


圖3 《結晶》創刊號（1960.05）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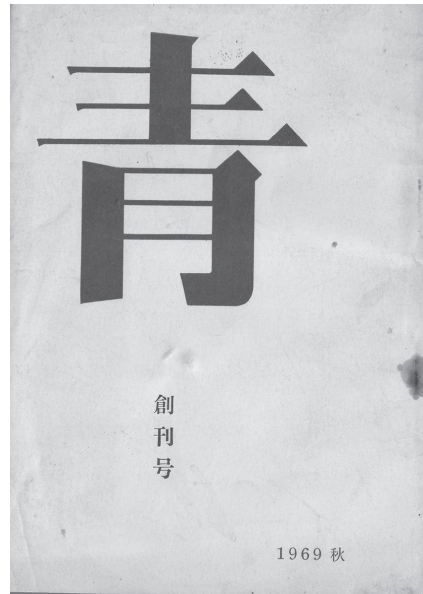


圖4 《青》創刊號（1969.11）封面

51 到 100 期為「天の火の巻」。小林井津志個人出版總計花費十年時間，最終刊為 1988 年發行之 1000 期，並合為 20 本合訂本。由於《一人靜》每期篇幅不多，在刊物中並未有小說之刊載。其內容主要可以分為幾個部分，首先，每期均會有小林井津志妻子小林シトエ所創作的短歌。再者，小林井津志撰寫部分，可見生活之隨筆，如參與文藝活動感想、造訪台灣之紀錄、對於台灣以及戰敗之追憶等。另也有對於文學之評論，如每年芥川賞作品之評論，閱讀心得等。最後，部分可見小林與家人或是文學家之互動，如家人之信函、文學家來信等內容。雖然並非嚴謹之雜誌，卻是扎扎实實地記錄了小林井津志十年的生活與文學軌跡。

在《一人靜》終刊隔年，1989 年小林井津志以〈天女〉一文獲得第 6 回さきがけ文学賞。是小林井津志所獲得最大的文學獎項，也是目前可見最後一篇的小說作品。2004 年，東陵小學校創立 30 周年之際，小林井津志決定將自己約 1500 冊的藏書，捐給東陵小學校。由於小林井津志當時已經臥床，由妻子小林シト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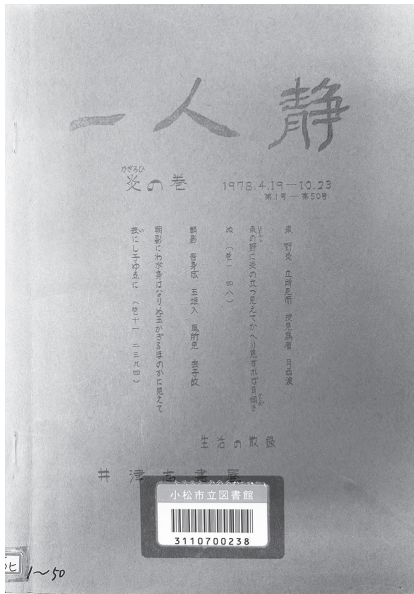


圖5(左)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1-50期合本「炎の巻」(1978.11)封面
(小松市立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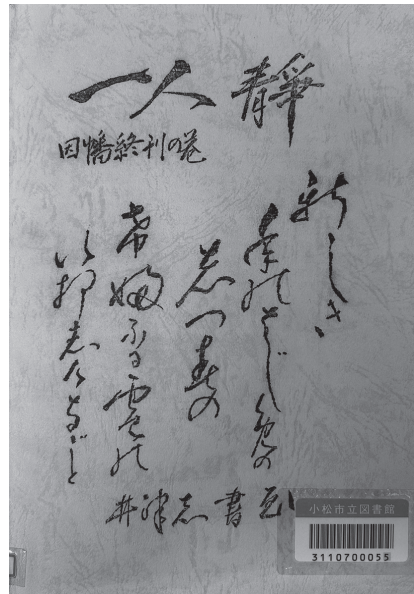


圖6(右)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950-1000期合本「因幡終刊の巻」
(1988.07)封面(小松市立圖書館
藏)

作為代表捐贈書籍，是為「小林文庫」。⁴³ 2005年7月，小林井津志逝世，享壽87歲。⁴⁴

本節藉由一手史料梳理小林井津志的一生，從其經歷可以發現，小林井津志從戰前台灣到戰後日本，都並未進入中央文壇。在台灣以高雄屏東為主要活動範圍，雖然作品曾刊載於《文藝臺灣》與《臺灣文藝》之上，但數量僅少；回到日本後，則耕耘於小松文壇，少於東京文壇發表作品。因此，過往研究者對於其生平與作品少有關注。不過，一生投入教職、筆耕不輟的小林井津志留下許多作品，下節將以作品為中心，探討「灣生作家」小林井津志的「台灣追尋」以及「身分認同」。

43 〈初代校長小林さん 蔵書2千冊寄贈〉，《北國新聞》，2004.06.18・28版。

44 〈「小林文庫」あす開設〉，《北陸中日新聞》，2006.02.03。



圖7 獲得第6回さきがけ文学賞時的小林井津志⁴⁵（秋田魁新報社提供）

二、認同的抉擇——小林井津志作品中的「台灣人」與「日本人」

如上節所述，小林井津志戰後的作品多發表於石川縣或是小松市發行的刊物之中，其作品有兩大母題，一為「台灣」、二為「母親」。本節將以兩篇小林井津志 1960 年代的小說——〈日本人（じっぶんらん）〉、〈二つの血〉切入，探討引揚後的小林井津志如何思索自我「灣生」的身分，以及在敗戰之後，「台灣人」與「日本人」的認同問題。兩篇作品先後刊載於《北国文化》11 號（第 3 次復刊號）（1960.12）以及《青》創刊號（1969.11），皆為 1960 年代的作品。

（一）〈日本人（じっぶんらん）〉——跨越血緣的徒勞⁴⁶

首先，探討〈日本人（じっぶんらん）〉一文。在篇名的「じっぶんらん」

45 〈詳細に台北描写 記憶の中の母親像追う〉，《秋田魁新報》，1989.10.24・9 版。

46 以下內容皆出自小林井津志，〈日本人（じっぶんらん）〉，《北国文化》11 號（第 3 次復刊號）（1960.12），頁 40-70。為使行文順利，除了獨立段引文之外，其餘劇情內容不額外加註。

為閩南語「日本人」的發音，小林井津志以平假名呈現。小說主角是自幼成長於屏東 K 部落的黃賢生，明治末期，身著洋服的日本人乘坐著人力車第一次來到 K 部落，黃賢生與幼童們見到外來者，認為日本人會破壞部落的廟宇，如此他們便沒有熱鬧的慶典以及好吃的食物。孩童們一同罵著「日本人、四腳仔、死好」⁴⁷卻一直不見進屋日本人的身影。正當黃賢生獨自回家之際，遇到了方才進屋的日本人，受到驚嚇的黃賢生意外從河上的石子落水，那位日本人救起了他並且給他蜂蜜蛋糕。黃賢生之後一直口中惦記著蛋糕在口中的甜味。

此後，黃賢生便一直為了成為「日本人」而努力。他進入公學校學習日語，持續升學而到台北就讀國語學校國語部、為了與日本人一同學習，到了日本內地就讀醫學系，習得了一口連日本人也不覺得奇怪的日語。也如願與日本女性咲子結婚，如此一來便如黃賢生所計畫，兩人的小孩流有一半台灣人的血、一半內地人的血液。然而這些努力中間卻有著許多障礙，包含自己母親對於去內地留學以及妻子咲子的不諒解，同時，咲子也對黃賢生保有著本島人習慣有所不滿，進而引發衝突。

而黃賢生正覺得兒子文雄可以擁有比他更貼近日本人的「血液」，也盡心培育文雄成為一位日本人時，卻遇到被告知文雄無法就讀多為日本人的小學校，只能就讀台灣人的公學校。邁入戰爭時期，文雄也因為無法從軍，認知到自己終究是一位台灣人。在皇民化運動「改姓名」的爭執下，文雄選擇遠離家庭，前往中國後音訊全無。咲子在失去兒子的打擊之下，染上瘧疾而逝世。戰後，黃賢生選擇跟本島人再婚，以一位開業醫師的身分，和再婚妻子春鶯生活著。

在小說的結尾，黃賢生在咲子的墓前喃喃說著：

「咲子，妳聽得到吧。」賢生靜靜地坐著，眯起了眼睛，宛若可以看見鈴鐺的聲響般。

47 文中以「日本人、四腳仔、死好」漢字書寫，並且標上閩南語拼音「じっぷんらん、しいかう、しいほう」。同註 46，頁 43。

「終究，沒有辦法成為日本人（內地人）呢，文雄再也不會回來了。」⁴⁸

為自己欲成為「日本人」的一生寫上一句無奈以及哀傷的註解。

進一步分析，小說之中，可見小林井津志在「日本人」以及「台灣人」間，凸顯了「語言」以及「習慣」兩種隔閡。在語言上，標題的く日本人（じっぶんらん）〉便提示了小說中黃賢生，欲成為一位日本人，卻因為台灣人的身分，無論如何追尋，終究只能成為一位介於台灣人與日本人，兩者身分間的「じっぶんらん」、而非真正的「にほんじん」。再者，當黃賢生與咲子一同回到部落的家中，黃賢生母親不諒解兒子與日本人結婚，而與黃賢生用閩南語大聲爭執。當咲子詢問黃賢生他母親說了什麼時，黃賢生只是淡淡地說著「什麼也沒有喔，盡早忘了今天的事情吧！」咲子則反駁說著：「為什麼不跟我說呢？我絕對無法忘記的，我再也不想在這裡了，立刻走吧。」這是咲子最初也是最後一次造訪黃賢生的家中。最後，語言的問題也顯示在文雄的姓名，小林井津志在小說中安排了官員來到黃賢生家中拜訪：

「您有什麼事呢？」賢生說著。

「長男是叫做黃文雄（ぶんゆう、Punyu）嗎？」

「不是，是フミオ（Fumio）。」

「フミオ，原來是フミオ啊，這樣啊。」

官員像是嘲笑般地彎起了嘴角。⁴⁹

黃賢生強調兒子文雄的姓名是日文讀音的「フミオ」不是閩南語讀音「ぶんゆう」，卻遭到了官員當著面嘲笑。

在「習慣」差異之上。戰前，黃賢生家中設置日式佛壇時，他一度訝異小小

48 同註 46，頁 70。

49 同註 46，頁 62。

的佛壇中竟然有著一顆如此精緻貴重的鈴鐺。無論是佛壇的設置以及鈴鐺，都與黃賢生本島人的信仰經驗不同。為了成為日本人，黃賢生仍依照日式佛壇設置。在戰後，不得不將佛壇處分時，黃賢生唯獨保留著這個鈴鐺、偶爾夜深時撥弄。並在前往咲子墓前時，攜上鈴鐺一同前往。這裡顯示了小林描述日本人與台灣人，在根本的信仰上呈現的差異性。而黃賢生公學校時期，受到導師細川招待一碗味噌湯，對於年幼的台灣人黃賢生而言，這是未見過的食物。黃賢生即使不習慣，仍勉強喝下，他認為即使半步也好他希望可以在更接近內地人一些。另一方面，對於黃賢生的本島人習慣，咲子也曾表示不解。某日，黃賢生自工作的醫院回家，經過久未品嘗的台灣料理，進去飽餐一頓。為了不讓咲子發現，刻意地在回家前刷了多次的牙，不料回家後咲子仍聞到了他口中大蒜的味道，負氣說著：「你以後一個人吃本島料理吧」，便轉過身背對著黃賢生就寢。

從上述的分析可見，〈日本人（じっぶんらん）〉中刻意提示出了日本人以及台灣人的不同。無論是從內在的信仰、表現的習慣、或是文字的使用，這些差異皆在小說中清晰可見。而兩者間的矛盾與對立，最終爆發的便是在「混血」的黃文雄身上。在皇民化改姓名風氣下，一心想要成為日本人的黃賢生主張改名，黃文雄卻認為即便改名也對於改變自己沒有任何幫助，黃文雄這樣說著：

「這樣不上不下啊！不是本島人也不是內地人，這種人的痛苦，爸爸和媽媽都不會知道的吧？兩位打算把我養育成為出色的內地人吧，也太過天真了吧。內地人重視血統，討厭雜種呢。混著內地人的血的我就是雜種。還不如純本島人的血，是多麼地輕鬆，像是人類呢。」⁵⁰

黃文雄此段話道出了「血緣」的困境，無論黃賢生或是黃文雄如何地努力，即使超越了上述語言以及習慣的隔閡，自身內在所擁有本島人的血統中無法被超越。

50 同註 46，頁 68-69。

黃文雄最終逃離台灣，前往中國，也代表著黃賢生「成為日本人」計畫的失敗。而這樣無法超越的不僅是台灣人成為日本人的「單向」議題，小林井津志〈二つの血〉中，則書寫出了一位從小在日本家庭長大的日本人，如何看待自己身上的「台灣人」血液。

（二）〈二つの血〉——「自我」的追尋⁵¹

〈二つの血〉的主角是「佐々啓介（さっさけいすけ）」，⁵² 佐々啓介時常作為小林井津志小說中的主角，⁵³ 且他們幾乎有相同的背景與經歷，包含在日本家庭成長，並混有台灣人血統。有要好的台灣人家家庭（何家）。求學時，進入師範教育體系，後成為一名老師。引揚回到日本後，居住於日本北陸。對照小林的生平，可以發現佐々啓介與小林井津志個人經歷十分相似，可以說是小林將自己的經歷小說化後，成為了「佐々啓介」。因此這些小說具有「私小說」的性質，在這些前提之下，本小節探討〈二つの血〉的內容。

〈二つの血〉中的佐々啓介成長於日本家庭，日本人父親經營甜點店，與何文貴一家交好，佐々啓介與何家的兒女何良仁、何麗美也相當熟識。在啓介就讀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正巧偷聽到家中下人竊竊私語，說著啓介並非家中此位日本人母親的孩子，而父親與一位台灣女人所生。一直認為自己是「純日本人」的啓介因此大受打擊，他想起了日本人母親雖然總是對著自己露出異樣地微笑。自此他感受著身上流著兩種不同血液，散發著「台灣人」的「氣味」。啓介自此心中藏著這個秘密以及對於未知母親的好奇下活著。

為了理解自己身上「台灣人」血液所代表的意義，啓介小學畢業後，捨棄原

51 以下內容皆出自小林井津志，〈二つの血〉，《青》創刊號，頁 1-36。為使行文順利，除了獨立段引文之外，其餘劇情內容不額外加註。

52 「佐々啓介」的讀音由小林井津志在小說中自行提及，可見〈二つの血〉，《青》創刊號，頁 23。

53 目前已知小林井津志使用「佐々啓介」此角色作為主角的作品，除了有〈二つの血〉外，尚有〈阿母仔〉、〈華麗の島〉、〈華麗の光は消えて〉、〈恍惚の不眠〉、〈天女〉等。詳細刊載處見本文文末「附錄一：小林井津志著作目錄」。

本中學校升學考試，選擇進入師範學校就讀。因為當上老師後，便可以跟「赤著腳穿著台灣式衣褲」的台灣孩子相處。當啓介進入師範學校後，室友都是台灣人，姓氏為「佐々」的啓介理所當然被認為是日本人。啓介對此感到不安，心想著自己身體內與台灣同學流著一樣的血。在日夜相處下，啓介與同學吳明尚逐漸熟識。一日，吳明尚邀請啓介到自己家中，啓介驚訝的發現，吳明尚居然是就讀日本人為主的小學校，而且母親也是日本人，吳明尚與自己一樣有著「兩種血液」。吳明尚也向啓介說著，很高興自己可以和內地人成為朋友。

而後，啓介父親因為意外逝世，母親與兄長回到了日本內地，被單獨留下的啓介，住進了何文貴家中。吳明尚也在台日兩者認同間選擇了自殺，留下了遺書給啓介。畢業後，順利當上老師的啓介，獲得了「日本人」身分的福利，包含孩童因為他是日本人便認為他是一位好老師。之後經歷戰爭被徵召入伍，以及不久後的戰敗。對於戰敗，啓介這樣想著：「我成為了無家可歸的人，是戰敗對我而言最大的意義。我不得不想，這是至今一直隱藏自己原形的結果」。所謂原形，便是自己並非純日本人而是混血。此時何文貴提出啓介與自己女兒麗美結婚，啓介便能留在台灣，啓介婉拒後乘上引揚船回到了日本北陸。

戰後，啓介輾轉換了許多工作，在父親意外逝世後，母親戰後也過世了。知道自己親生母親祕密的，只剩下何文貴一人。何文貴在一次到訪日本時與許久未見的啓介見面，啓介希望問出自己的身世，何文貴只邀請他再一次來到台灣、再一次親眼看看「台灣人」。然後說著：

「啓先生，你還沒有成為日本人。當然，也沒有台灣人的資格。這不正是因為啓先生你自己血液的緣故嗎。天真地過可是不行的」⁵⁴

而後便與啓介道別，在搭上火車後，一直到火車駛離。啓介看著玻璃窗。何文貴

54 小林井津志，〈二つの血〉，《青》創刊號，頁36。何文貴雖然為啓介的長輩，但都稱呼啓介為「啓さん（啓先生）」。

面向自己似乎在說著什麼。小說便結束於此。

小林井津志小說標題〈二つの血〉，所顯示著兩層意涵，便是自己與養育自己的母親所流著的是不同的血液，兩者間並無血緣關係。再者，便是自己身上，有著「日本人」以及「台灣人」兩種血液。這樣的兩種血液，與主角啓介對照的便是師範學校同學吳明尚，同樣是台日混血（父母「台日」身分與啓介相反），吳明尚最終在無法從「台灣人」走向「日本人」的認同，而選擇了結自己的生命。留下了一封特別給啓介的遺書寫著：「我被『內台如一』、『一視同仁』、『皇民化』等表面華麗的詞彙所迷惑，專注地追趕著沒有實體的東西」。對於啓介而言，原本將吳明尚作為自己的「同類」。但當吳明尚的自殺，卻是給同為混血自己的「身分認同」帶來更多的困惑。

另外，誠如上文所提及，〈二つの血〉為私小說的形式，即多以第一人稱，描寫自身的人、事、物，並且揭露自身內心的情感。⁵⁵ 這樣帶有自傳性質的作品，可以更進一步解讀文中啓介「失去／未知」的台灣母親意涵。小林井津志自己本身並未有台灣血統，包含生母、生父以及繼父全數都是日本人。這位在小說中未曾露面的啓介台灣生母，可將其視為小林井津志對於故鄉台灣的追尋。身為灣生的小林即便父母皆為日本人（與啓介的養育者相同），但是因為自幼成長於台灣，因此對於台灣有著無比的情感，這樣的情感在終戰之後，因為時間和空間的「斷裂」，而無處安放。在〈二つの血〉中，成為了一個未知的「台灣母親」形象。而為何對於台灣的想望是以「母親」的形象呈現，便是小林幼時母親再婚後，對於母親的不解，而擅自將母親漸漸美化的結果。因此，小林心中的「母親」與「台灣」，兩個小林所鍾愛的人／物，逐漸合而為一。

55 「私小説（わたくししょうせつ）」為日本文壇特有的小說類型，但是並未有一個明確的定義，於文學傳統上，「簡而言之，起因於為大正時代中期到昭和初期以降，從閉鎖的文壇中作家的危機意識所誕生，欲從其將自身解救出來」，而誕生的作品類型。而後私小說的定義逐漸擴大，包含作者的人生探索與自我變革的意志等類型，此類具有自傳性質的作品，皆為「私小説」。私小說內容可見：猪野謙二，〈私小説〉，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補改訂デジタル版（來源：<https://japanknowledge.com/psnl/display/?lid=522102000000659>，檢索日期：2023.11.27）。

最後，直至〈二つの血〉的結尾，啓介仍不知道自己生母的名字以及下落，何文貴點明了啓介的狀態——既非日本人也無法成為台灣人，母親的缺席所代表的是啓介／小林井津志對於台灣追尋在現實上的徒勞，所謂「台灣」終只能如同啓介的生母般，成為存在於心中，一個不見於現實的存在。

兩篇小說完成的 1960 年代，約莫是小林井津志以及多數在台日人引揚後 15 年左右。自此可以稍加回顧小林井津志 1944 年的作品〈苧麻は伸びる〉。對於書寫孩童們這件事情，小林用「認真的態度」書寫出了皇民運動下的台灣與日本小孩。小說中孩童進行奉公、種植苧麻。也因此得以超越血緣上的限制，大家一同成為日本人。然而經歷了戰敗、引揚的過程，所謂的「血緣的超越」在小林的筆下成為了不可能的事。無論是從「台灣人」成為「日本人」，或是灣生的「日本人」希望成為「台灣人」。如此血緣上的差異，並不能夠靠著後天的努力去彌補。

小林井津志在同時期有一篇隨筆〈灣生〉，文中自陳在台灣時代，或許出自於自己抱持對內地的憧憬，以及殖民地的劣等感。只要自己被稱作「灣生」，便覺得自己有著「空洞的貧乏」。然而引揚回到日本後，卻意識到「台灣」對於自己的存在，因此在台灣在自己心中消失之前，會作為一名「灣生」繼續書寫下去。文末，小林感嘆地說：「結果，我作為『灣生』，是沒有辦法成為『日本生』的吧」⁵⁶如此夾雜於台灣與日本之間的認同問題，成為了小林井津志從戰前到戰後所思考的議題。同時也如實地呈現於小林筆下的作品中。

三、佐々啓介之死——論小林井津志〈天女〉中的台灣與母親

1989 年，72 歲的小林井津志以〈天女〉一文，獲得第 6 回さきがけ文學賞。さきがけ文學賞由獲得直木賞的作家渡邊喜恵子創立，目的是希望提振秋田地方文學風氣，然而也因為獎勵新進作家，因此不限居住於秋田縣者投稿。⁵⁷從上述

56 小林井津志，〈灣生〉，《北国文化》13 號，頁 2。

57 〈さきがけ文學賞 概要〉（來源：<https://www.sakigake.jp/bungaku/about.jsp>，檢索日期：2023.11.27）。

文學獎設立緣由可見，雖然向日本全國的民眾徵稿，但是基本上さきがけ文学賞仍屬於地方性質的文學獎。但對於小林井津志而言，〈天女〉已是最大型文學獎肯定的作品。另外，〈天女〉一文，也是目前所知小林井津志最後一篇發表的小說作品。

〈天女〉⁵⁸的故事仍以佐々啓介為主角，不過特別的是，小說卻是以啓介的逝世為開頭。在奈良藥師寺「吉祥天女畫像」⁵⁹特別公開期間的最後一天，奈良新報社的記者石橋也前往參觀，卻意外發現因為急性心肌梗塞、逝世於「吉祥天女畫像」前的啓介。啓介身後留下了一本筆記，最初的頁面寫著：這是自己半生的內容，而將其作品化是自己餘生所欲努力的。倘若自己不幸逝世，希望有人接手這份工作。由於記者石橋是文學部畢業，又參與文學同人誌《蒼》⁶⁰，因此在上司以及啓介家人的託付下，接手此份工作。而後開始訴說啓介的故事。

啓介生平設定大部分與〈二つの血〉相同。〈天女〉中的啓介由「蓬萊菓子商會」經營者剛造以及妻子房子養育長大。台灣人何文貴則是剛造最得意的助手。在啓介的成長過程中，一直有著一份記憶，是一位散發著茉莉以及蝴蝶蘭香味的女性，帶著年幼的啓介一同到了高雄海邊，一同參拜台灣式的廟宇。啓介只知道記憶中的女性並非母親房子，但不確定身分。由於房子對於自己總保持距離，因此啓介認定自己揮之不去記憶中的這位女性，便是自己的親生母親。

分別在小學與中學時期，啓介的母親與父親相繼逝世。在父親的葬禮上，啓介遇到了一位與記憶中女性，同樣散發著蝴蝶蘭香氣的女子。不過，葬禮上她並不承認自己是啓介母親，只說明是父親友人，啓介在對身邊人的百般追問下，得知她的名字是「吳柳姿」。而後，啓介來到台南就讀高等工業學校、從軍，戰敗後引揚，未曾再見過吳柳姿。

58 小林井津志，〈天女〉，《秋田魁新報》，1989.11.05-12.07，共連載 27 回。為使行文順利，除了獨立段引文之外，其餘劇情內容不額外加註。

59 藥師寺「吉祥天女畫像」是真實存在的作品，自奈良時代流傳至今已 1200 餘年。為一幅於繪製於麻布上的彩色作品。

60 指涉小林井津志曾經參與的同人誌《青》，「青」與「蒼」日文中皆可以讀為「あお (Ao)」。

引揚後的啓介，在日本石川縣 K 市⁶¹經營機械工廠，1967 年一次訪問台灣的機會，啓介在何文貴的協助之下，見到了吳柳姿。然而由於何文貴不希望驚擾年邁的吳柳姿，因此請啓介假扮為自己的舊識「松尾」與吳柳姿見面。許久未見的吳柳姿顯得老態，在一下午的閒聊後，啓介結束了這次的見面。而後約莫過了 20 年，何文貴、吳柳姿皆已經逝世。1988 年，啓介決定再次來到台灣，用以結束自己與台灣所有的緣分。來到台灣的啓介，由何文貴之子何良仁招待，何良仁拿出了整理家中時發現的一封信何文貴書寫信件以及一本相簿，裡面清楚說明著啓介出生的身世，以及相簿中有著幼時啓介與吳柳姿的合影。而後在何良仁的帶領下，啓介參拜了剛造以及房子的墓，同時，來到了吳柳姿的墓前，燒掉了信紙和相片，輕喊一聲「阿母仔」。

結束旅程的啓介回到日本，在飯店得知「吉祥天女畫像」展出的消息，在前往觀展的路上，啓介腦中浮現了養育自己的父母剛造、房子、生母吳柳姿等身影，在看見「吉祥天女畫像」時，畫像中的女性逐漸與自己記憶中吳柳姿的身影結合，用著熟悉的聲音輕喚著啓介。啓介彷彿躺臥在那位女性的膝上，而啓介也久違地被擁抱著。

而後，啓介的故事被記者石橋發表於《蒼》增刊號上。〈天女〉至此結束。

對比小林井津志的小說創作，〈天女〉的故事原形是發表於《小松文芸》28 號（1980 年）的〈ある手記〉⁶²。〈ある手記〉講述自圖書館退休、在大學兼課的松尾浩一，在滋賀的「崇福寺址」遇到倒臥在地重病的老人速見俊彌，不料送醫後速見意外逝世，而浩一再閱讀速見的手記後，開始了速見台灣時代的故事。從上述簡介可見小林井津志是將〈ある手記〉的故事架構，重新組織成為了〈天女〉，也將故事主角換成佐々啓介。

而發表於 1989 年的〈天女〉與 1969 年的〈二つの血〉正好相差 20 年，兩者在內物以及角色設定上基本上相同，進一步探討，可見〈二つの血〉多著重於

61 指涉小林居住地「小松市」，讀音為「こまつ（Komatsu）」。

62 小林井津志，〈ある手記〉，《小松文芸》28 號（1980），頁 4-18。

啓介台灣時代的描寫，包含學校、家庭以及友人間的互動。到了〈天女〉則著重於戰後啓介訪台的過程、心境的描寫以及對於母親的回憶。另外可以發現〈二つの血〉的時間最終坐落於引揚後 20 年，約莫 1965 年左右何文貴訪日與啓介相會。〈天女〉的最後時間，則到了 1988 年，啓介最後一次造訪台灣。啓介的故事與生平，隨著小林井津志所經歷的時間往後推移。⁶³ 可見小林延續著過往私小說的寫作模式，持續思考母親以及台灣在自己心中的位置。

關於〈天女〉的內容，可以從以下三點進行進一步的分析。首先，比起〈二つの血〉，〈天女〉中明確出現了啓介親生母親吳柳姿的姓名以及身影。這樣啓介的親生母親，或者可以說是「台灣人血統」不再如〈二つの血〉中曖昧模糊，而是具體的呈現在啓介／小林井津志眼前。甚至啓介見到了吳柳姿，也發現吳柳姿與幼時啓介的合影。在吳柳姿與化身成為松尾的啓介見面時，吳柳姿唐突地問著啓介關於「愛」一事，並這樣說著：

「我覺得，所謂愛著一個人，便是一生都不從那人身邊消失。而這不單指男女間的愛情，」
……「但是，松尾先生，那樣的愛不會再以相同的形式回來，那人的生活方式，是每日每日都在改變的。我希望珍視著這樣的生活方式，然後將其安穩地放於心中。無論多麼地辛苦，都將它永存心中。」⁶⁴

語畢，吳柳姿與啓介的最後一次見面便自此告終。這樣的話語不單只是吳柳姿對於自我的闡述，同時也是給予啓介對於吳柳姿／台灣的忠告。對於吳柳姿而言，自己的親生兒子啓介已經走遠多時，她只希望將啓介的身影放在自己心中。另一

63 而現實生活中，小林井津志最後一次訪台的時間是 1987 年，與〈天女〉中的時間點差不多，於此可以進一步證明「佐々啓介」系列故事是，源自於小林井津志個人生活經驗而撰寫的「私小說」。訪台相關紀錄可見小林井津志，〈高雄で「川辺の子」の同窓会〉，《一人静》888 号（1987.04.20），無頁碼。小林井津志，〈台湾を思う〉，《一人静》914 号（1987.07.27），無頁碼。

64 小林井津志，〈天女〉18，《秋田魁新報》，1989.11.27。

方面，對於啓介而言，早已與自己無緣的母親吳柳姿，也只能放於心中。這樣的安排，代表著小林井津志不再／不能再徘徊於台日兩個身分認同間，而是必須接受著自己作為一個回不去台灣的「灣生」日本人的身分。

再者，對於這樣的身分認同，〈天女〉中以奈良藥師寺以及台北龍山寺兩種信仰，說明了小林井津志的心境。1960年代啓介來到台灣時，作品中花費了許多的篇幅，在描述龍山寺。包含龍的雕飾、屋頂的雕刻。以及建築的歷史與參拜的人們。呼應著啓介的原記憶中，母親吳柳姿帶著啓介來到廟中參拜。⁶⁵而當啓介離開台灣來到奈良，作者選擇安排了一個與台灣寺廟截然不同的佛寺藥師寺，同樣也描寫了前往藥師寺一路上的古蹟，以及建築景緻。到了藥師寺的「吉祥天女畫像」前，畫中的女性與自己母親面容逐漸重和，最後啓介回歸了母親的懷抱。值得注意的是，「吉祥天女畫像」作為奈良時代流傳至今的繪畫，而藥師寺作為日本佛教寺廟。如此安排將母親吳柳姿／台灣與日本傳統的「吉祥天女畫像」重和，並且結束啓介的一生。隱含著啓介，或者可以說是小林井津志坦然接受這樣的多重身分。也代表著對於「台灣」，不僅僅是為一個具象的「故鄉」，而成形似一種信仰，成為心靈上的依託。又相較起〈日本人（じっぷんらん）〉中台日信仰的差異，在〈天女〉中，反而成為小林最終認同的依歸。

如此最終便可以解釋小林井津志於作品中將代表自己的角色——啓介賜死之意義。啓介在吳柳姿的墓前，燒去了證明自己身分的信紙，以及與吳柳姿的合照。離開台灣後，小說如此描述：

十一月九日下午三點左右，啓介抵達了大阪機場。幾乎沒有行李的啓介，連同自己本身，一切的思緒全數留在了台灣。從啓介生父母為首，肉身以及相關人士全數都在台灣。不應住在日本的啓介，將六十年的一切的人生都丟棄在台灣，以這樣異邦人的思緒，踏上了日本的土地。雖然感受有些寂寞，但

65 必須注意的是吳柳姿帶年幼啓介參拜的是「媽祖廟」，並非之後的龍山寺。但對於啓介／小林井津志皆是「台灣式」的廟宇。

心裡卻是踏實的。⁶⁶

啓介不僅將自身與台灣相關的事物留在了台灣，自己也逝世於「吉祥天女畫像」前，小說中可以說是身與心一併離開了這個世界。對於小林井津志而言，啓介之死不光只是一位小說角色的死亡，也是對自己長久以來對於台灣的思索，進行一場紙上的告別。這或許也可以說明，為何〈天女〉成為了小林井津志目前可知最後一篇發表的小說作品。

而最後可以第6回さきがけ文學賞的評審會議紀錄，觀看當時評審對於該作的評價，三位評審的評價分別如下：

〈天女〉中，倒臥在吉祥天女像前的設定不自然，因此對於母親長年不變思念書寫並不深刻。但台灣的風俗有深刻的描寫，具有臨場感。（高井有一）

不得不將標準放寬鬆一些。我在意〈天女〉中，構成總是貧弱地重複表現。但致力於處理人類「原記憶」這點是好的。對於生母心中曲折的精確描寫是無可挑剔的。（野口達二）

〈天女〉對於台灣的樣子有巧妙地描寫，是最有氣氛的作品。描寫上是電視式的，應該更加深刻。我也在意（角色）對於上司的用字遣詞。（渡邊喜惠子）⁶⁷

從三位評審的評語可見，對於〈天女〉一文的評價其實並不算高。大多稱讚的部分，是〈天女〉中對於台灣細緻地描寫。而如對於母親情感的描述，則評價不一。因此，即便是獲獎作品，〈天女〉仍是評審們在入選作中，選出一件相對好的作

66 小林井津志，〈天女〉25，《秋田魁新報》，1989.12.05。

67 〈「天女」に着想のよさ〉，《秋田魁新報》，1989.10.24，9版。

品獲獎，甚至亦有打算讓得獎作從缺。⁶⁸於此也可以發現，為何小林井津志的作品在日本文學界中較少被關注與討論。因為如單就一篇作品，或許以文學上並不算是成熟的創作，但以「作家論」的觀點，觀察小林井津志的作品，即可見一位「灣生」作家一生對於故鄉台灣的追想，以及對於身分認同的思考。

四、結語：永遠的「灣生」

朴裕河在《引揚げ文学論序説》中精確地定義了「引揚作家」以及「引揚文學」兩個詞彙。他認為所謂「引揚作家」是「持續堅守著帝國時代記憶的人們（帝國時代の記憶にこだわり続けた人々）」，這些作家「引揚後作為『在日日本人』，卻強烈察覺自身的異鄉人性格」，並進一步並將這些作家的作品稱之為「引揚文學」。具體而言，這些作家戰後的作品以殖民地、占領地經驗作為素材，且多對於日本這樣單一民族、語言、文化的國家表現出「違和感」。⁶⁹而本文論及的小林井津志，即是一位「在台日人作家」的「引揚文學」案例。

戰後，在台日人作家被迫離開台灣，使得「終戰」以及「引揚」成為了在台日人們必須面對的轉捩點。尤其是身為「灣生」的在台日人們，如同小林井津志在〈二つの血〉提及，戰敗對啓介而言，最大的影響是他成為一個「無家可歸」的人。這亦可呼應戰前另一位在台日人作家萬波教在與好友遠藤太郎對談時，也以「故鄉喪失者」形容自己的灣生身分。⁷⁰被迫回歸「故鄉」日本的灣生作家如何思考自己的身分認同、對於台灣的情感，以及「異鄉人性格」，正是本篇論文主要處理方向。

小林井津志是以過往較少受到關注的灣生作家。本文以其為對象，首先藉由一手史料完整探悉小林井津志的生平。從第一節的討論，可見身為廣義灣生的小

68 同註 67。

69 朴裕河，《引揚げ文学論序説》（日本京都：人文書院，2016.11），頁 14。

70 萬波教、遠藤太郎，〈故郷と第二世の問題〉，《文藝臺灣》2卷1號（1941.03），頁 103-105。關於萬波教相關研究可見筆者，〈灣生作家的抒情詩畫——萬波教其人、作品以及時代〉，《台灣文學研究彙刊》28期（222.08），頁 63-98。

林井津志自台灣時代便開始進行創作，並且投入台灣初等教育。將自身在教育現場所見的孩童，寫入自己的小說中。引揚後回到繼父的故鄉石川縣，與台灣時代相同，創作與教育並行。擔任多所學校的教師以及校長，也在石川縣以及小松市的地方刊物上發表作品。而第二節進入到 1960 年代作品的討論，從〈日本人（じっぷんらん）〉與〈二つの血〉中可見小林井津志身為引揚者，在引揚後的 15 年左右，仍在實質上的故鄉「台灣」與戶籍上的故鄉「日本」的認同間抉擇。到了晚年，〈天女〉顯示了小林井津志對於身分的接受。因此將小林井津志放入引揚文學的脈絡之中，可見身為一位灣生，小林井津志花費了戰後多數的時間，在思考身分認同以及確認台灣對自己的意義。這樣的思考與轉變，也顯示於小林創作的小說中。並且必須好好梳理小林井津志的生平，以作家論的角度切入，小說所欲表達的內面才得清晰可見。

接著，將小林井津志放入在台日人研究的領域中，可以發現引揚後在台日人作家以台灣為主軸進行創作並不少見，除了較多研究者討論的西川滿，坂口禊子亦持續地以台灣原住民為題材進行創作。王惠珍與和泉司的研究指出，西川滿戰後書寫的台灣題材，具有浪漫、耽美的傾向。前者認為這樣的書寫致使西川滿得以跨入日本大眾文學界；⁷¹ 後者亦提及，西川滿如此書寫戰後日本大眾文學的傾向一致。⁷² 但是，相較之下，小林井津志並未進入日本戰後大眾文壇中，書寫模式亦與西川滿不同。小林井津志作品的特殊性在於，以「私小說」的形式，創造了「佐々啓介」此位代表自身的角色，並且大量融入自身戰前的台灣記憶以及戰後生活經驗。直面地面對自身流轉於「台灣」以及「日本」兩地、橫跨「戰前」以及「戰後」的身分認同。而小林「灣生」的身分，也加強了他對於台灣這塊土地的情感。戰後在台日人作家與小林井津志的作家位置相似的，當屬濱田隼雄。

71 王惠珍，〈後解嚴時期西川滿文學翻譯的文化政治〉，《譯者再現：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0.10），頁 299-340。

72 和泉司，〈「引揚」後の植民地文学：一九四〇年代後半の西川滿を中心に〉，《藝文研究》94 號（2008.03），頁 63-81。

前者於小松、後者於仙台，都作為「地方作家」活躍於地方文壇。雖然濱田隼雄亦有部分以引揚與台灣經驗書寫的作品，但由於兩人台灣經驗的差異，如小林屬於廣義的灣生，濱田則否。讓濱田戰後台灣主題的作品，多立基於「戰敗者」、「引揚者」觀點，⁷³小林井津志則是持續探問台灣對於個人生命的意義。整體而言，小林井津志的台灣書寫所呈現的，是過往對於戰後在台日人研究所未見的創作類型，藉由其生平以及作品的討論，不僅是加深對於單一在台日人作家的理解，更能拓展灣生／引揚文學領域，並加深加廣台灣文學研究的向度。

最後，關於小林井津志戰後尚有其他作品因為篇幅所限未能討論，如〈連盃〉、〈蕃刀〉等作品以台灣原住民為主軸，〈外科病院六号室〉則書寫引揚的經驗，都是值得更進一步探討的作品。而不僅小林井津志作家研究，亦尚有其他台灣引揚作家尚未受到關注。希冀本文後，這些尚未受關注的作品與作家，能有更進一步的研究誕生。



73 濱田隼雄戰後台灣作品相關研究可見：松尾直太，「關於台灣表象作品的考察」，〈濱田隼雄研究—台灣遣返作家的文化活動（1946-1962）—〉（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頁 71-91。

附錄一 小林井津志著作目錄

2023年11月28日初編

篇名	刊物／書籍	期數／出版年
夕暮	《兒童文集：御大典紀念》 （臺灣教育會）	1929
産業組合に就て	台灣之産業組合	1930（推測）
石男	文藝臺灣	4卷4號（1942.07）
鷄肋——自分の作品に取り上げたき事柄又は場所について	文藝臺灣	5卷1號（1942.10）
好きな土地	文藝臺灣	6卷3號（1943.07）
濱の子供	文藝臺灣	6卷4號（1943.08）
弟の四郎	文藝臺灣	6卷6號（1943.11）
地方文化の指導機關	文藝臺灣	7卷2號（1944.01）
不屈の鬪魂	文藝臺灣	7卷2號（1944.01）
苧麻は伸びる	臺灣文藝	1卷5號（1944.11）
竹筏渡し	《萩》（濱田隼雄編，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1944.11
監視台	臺灣文藝	1卷6號（1944.12）
サンティモン高砂青年修練所	臺灣文藝	2卷1號（1945.01）
戦後		
外科病院六号室	小松文芸	2號（1956）
ガラスの破	北国文化	3號（1956.12）
りょうかん	南師同窓会会誌	4號（1956）
阿母仔	小松文芸	3號（1957）
白く乾いた道	小松文芸	6號（1958）
見失いがち美しさ描く 森山啓著「青海の簾」	北國新聞	1957.01.17

篇名	刊物／書籍	期數／出版年
いのちへの祈り	北国文化	4號（1957.07）
華麗の島 1	北國新聞	1958.01.09
華麗の島 2	北國新聞	1958.01.10
華麗の島 3	北國新聞	1958.01.11
みず音	北国文化	5號（1958.02）
夜の周辺	北国文化	5號（1958.02）
連盃	北国文化	7號（1958.09）
蕃刀	北国文化（以上第2次）	8號（1958.04）
安宅の関	《少年少女文学風土記：ふるさとを訪ねて 3》（室生犀星編・泰光堂）	1959.04
溶器	結晶	創刊號（1960.05）
日本人	北国文化（以下第3次）	11號（1960.02）
炎の花	北国文化	12號（1961.03）
湾生	北国文化	13號（1961.07）
首棚	北国文化	14號（1961.11）
“台湾人” 長篇「台湾人」の一部	小松文芸	13號（1965）
二つの血	青	創刊號（1969.11）
華麗の島に招かれて	青	創刊號（1969.11）
華麗の光は消えて	青	2號（1970.11）
大宮会	青	2號（1970.11）
日月の玉を投げて	青	3號（1971.08）
息子の手紙	青	3號（1971.08）
波紋のない池	青	4號（1972.08）
息子の結婚	青	4號（1972.08）
選後評	小松文芸	24號（1976）

篇名	刊物／書籍	期數／出版年
東陵の丘の上に	《教師が心開かれるとき》 (小林一之編，明治図書出版)	1976.07
小林一之編，《御宮町二十周年史》(田端三次)		1972.02
死への儀式	小松文芸	27號(1979)
小林一之編，《東陵小の教育》(一荃書房)		1979.12
ある手記	小松文芸	28號(1980)
学寮生活寸描	台南師範学校同窓会編，《あ あわが母校台南師範 台湾総 督府台南師範学校史》	1980.09
ドラム缶の音・消えるとき	小松文芸	30號(1982)
「小松文芸」とは	小松文芸	30號(1982)
お母さん、ぼく、どうしたらいいの	小松文芸	31號(1983)
死を創る日々	小松文芸	32號(1984)
恍惚の不眠	小松文芸	33號(1985)
【あの学校は、今】 高雄県立大樹国民小 学(旧大樹公学校)	南師同窓会会報	31號(1986.05)
天女	秋田魁新報	1989.11.05-12.07
死を創造する	《南師同窓会40周年紀念誌》 (南師同窓会盛福秀編，明治 図書出版)	1991.03

備註：粗體為刊載於書籍之篇目，其餘為報紙或雜誌之篇目。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附錄二 小林井津志個人誌列表

2023年11月28日初編

書名	卷次	出版年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1号～第50号の合本	炎の巻	1978.11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51号～第100号の合本	天の火の巻	1979.05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101号～第150号の合本	東風の巻	1979.11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151号～第200号の合本	明日香風の巻	1980.05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201号～第250号の合本	珠裳の巻	1980.11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251号～第300号の合本	弓絃葉の巻	1981.05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301号～第350号の合本	秋萩の巻	1981.11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351号～第400号の合本	斑鳩の巻	1982.05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401号～第450号の合本	結び松の巻	1982.11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451号～第500号の合本	影媛の道の巻	1983.05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501号～第550号の合本	まほろばの道の巻	1983.12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551号～第600号の合本	磐余の巻	1984.05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601号～第650号の合本	越智野の巻	1984.11

書名	卷次	出版年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651号～第700号の合本	太宰府の巻	1985.05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701号～第750号の合本	恭仁京の巻	1985.12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751号～第800号の合本	熱田津の巻	1986.06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801号～第850号の合本	松帆の浦の巻	1986.12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851号～第900号の合本	佐紀の巻	1987.06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901号～第950号の合本	隠口の巻	1987.12
一人静 生活の散録 第951号～第1000号の合本	因幡終刊の巻	1988.07

備註：出版者與出版單位皆為「小林井津志」與「井津志書屋」。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參考資料

一、專書

小松地方文芸コレクション推進協議会編，《一近代 100 年 — 小松地方における文芸活動（抄）》（日本小松市：小松地方文芸コレクション推進協議会，1991.11）。

小林一之編，《御宮町二十周年史》（日本小松市：田端三次，1972.02）。

——編，《教師が心開かれるとき》（日本東京：明治図書出版，1976.01）。

中島利郎，《日本人作家の系譜——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研究》（日本東京：研文出版，2013.03）。

王惠珍，《譯者再現：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0.10）。

台南師範同窓会校史編集委員会編，《あわが母校台南師範 台湾総督府台南師範学校校史》（日本川越：台南師範学校同窓会，1980.09）。

台南師範同窓会編，《台南師範学校同窓会會員名簿》第 14 号（日本川越：台南師範学校同窓会，1999.02）。

安山圭三發行，《兒童文集：御大典紀念》（台北：臺灣教育會，1929.11）。

朱惠足，《帝國下的權力與親密：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種族關係》（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7.08）。

朴裕河，《引揚げ文学論序説》（日本京都：人文書院，2016.11）。

黃美娥編，《世界中的台灣文學》台灣史論叢・文學篇（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12）。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台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

濱田隼雄編，《萩》（台北：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1944.11）。

二、論文

（一）期刊

〈ガリ版校長 石川県小松市の小林一之先生〉，《望星》4 卷 8 期（1973.09），頁 7。

〈小松文芸発行状況一覽表〉，《小松文芸》29 號（1981.03），無頁碼。

- 〈文藝臺灣同人〉，《文藝臺灣》2卷4號（1941.07），無頁碼。
- 〈社報〉，《文藝臺灣》2卷2號（1941.05），頁65。
- 小林一之，〈なぜ学級通信を出すのか〉，《望星》4卷8期（1973.09），頁114-115。
- ，〈地方文化の指導機關〉，《文藝臺灣》終刊號（1944.01），頁51-52。
- ，〈産業組合に就て〉，《台灣之産業組合》（時間未詳），頁338。
- 小林井津志，〈石男〉，《文藝臺灣》4卷4號（1942.07），頁65-75。
- ，〈菫麻は伸びる〉，《臺灣文藝》1卷5號（1944.11），頁64-81。
- ，〈鶏肋——自分の作品に取り上げたき事柄又は場所について〉，《文藝臺灣》5卷1號（1942.10），頁34。
- ，〈日本人（じっぶんらん）〉，《北国文化》11號（第3次復刊號）（1960.12），頁40-70。
- ，〈湾生〉，《北国文化》13號（第3次3號）（1961.07），頁2-3。
- ，〈二つの血〉，《青》創刊號（1969.11），頁1-36。
- ，〈ある手記〉，《小松文芸》28號（1980），頁4-18。
- ，〈38周を終えた二人三脚〉，《一人静》291号（1981.03.28），無頁碼。
- ，〈私にとって「小松文芸」とは〉，《小松文芸》30號（1982.03），頁138-139。
- ，〈華麗の島 里帰りの記〉7，《一人静》493号（1983.04.16），無頁碼。
- ，〈華麗の島 里帰りの記〉8，《一人静》495号（1983.04.23），無頁碼。
- ，〈高雄で“川辺の子”の同窓会〉，《一人静》888号（1987.04.20），無頁碼。
- ，〈台湾を思う〉，《一人静》914号（1987.07.27），無頁碼。
- 百合子，〈編集後記〉，《青》創刊號（1969.11），版權頁。
- 西，〈編集後記〉，《結晶》創刊號（1960.05），版權頁。
- 和泉司，〈「引揚」後の植民地文学：一九四〇年代後半の西川満を中心に〉，《藝文研究》94號（2008.03），頁63-81。
- 保高德藏，〈創作選後評〉，《文藝首都》15卷3號（1947.07），頁48。
- ，〈推薦作 その他〉，《文藝首都》19卷6號（1951.06），頁67。
- ，〈推薦作 その他〉，《文藝首都》19卷12號（1951.12），頁81。

———，〈推薦作 その他〉，《文藝首都》20卷2號（1952.02），頁63。

陳允元，〈「新體制」下的社會／自我凝視——濱田隼雄〈甘井君的私小説〉的脈絡性閱讀〉，《臺灣文學研究彙刊》15期（2014.02），頁85-122。

萬波教、遠藤太郎，〈故郷と二世の問題〉，《文藝臺灣》2卷1號（1941.03），頁103-105。

蕭亦翔，〈灣生作家的抒情詩畫——萬波教其人、作品以及時代〉，《臺灣文學研究彙刊》28期（2022.08），頁63-98。

（二）學位論文

吳姿儀，〈未完成的肖像畫——探析陳澄波以嘉義為中心的人際網絡與藝文交流〉（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

松尾直太，〈濱田隼雄研究—台灣遣返作家的文化活動（1946-1962）—〉（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

葉庭坊，〈長尾和男的台灣作品論考〉（台北：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9）。

蕭亦翔，〈文學報國的時代——戰爭動員體制下的台日作家辻小説〉（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

三、報紙文章

〈「小林文庫」あす開設〉，《北陸中日新聞》，2006.02.03。

〈「天女」に着想のよさ〉，《秋田魁新報》，1989.10.24，9版。

〈初代校長小林さん 蔵書2千冊寄贈〉，《北國新聞》，2004.06.18，28版。

〈第六回さきがけ文学賞決まる〉，《秋田魁新報》，1989.10.24，2版。

〈詳細に台北描写 記憶の中の母親像追う〉，《秋田魁新報》，1989.10.24，9版。

小林一之，〈【あの学校は、今】 高雄県立大樹国民小学（旧大樹公学校）〉，《南師同窓会会報》31號（1986.05），頁10-11。

小林井津志，〈華麗の島〉，《北國新聞》，1958.01.08-10，3版。

———，〈天女〉，《秋田魁新報》，1989.11.05-12.07，連載27回。

森山啟、伊藤武雄，〈新年創作合評〉，《北國新聞》，1956.01.09，4版。

———、———，〈新年創作合評〉，《北國新聞》，1957.01.06，7版。

四、電子媒體

〈さきがけ文學賞 概要〉（來源：<https://www.sakigake.jp/bungaku/about.jsp>，檢索日期：2023.11.27）。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來源：<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Archive>，檢索日期：2023.11.25）。

猪野謙二，〈私小説〉，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補改訂デジタル版（來源：<https://japanknowledge.com/psnl/display/?lid=522102000000659>，檢索日期：2023. 11.27）。

